

<<穆斯林的葬礼>>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穆斯林的葬礼>>

13位ISBN编号：9787020049233

10位ISBN编号：7020049230

出版时间：2005-1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霍达

页数：65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穆斯林的葬礼>>

前言

一九八一年春，茅盾先生遗嘱将自己的二十五万元稿费捐献给中国作家协会，作为基金，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是为茅盾文学奖的缘起。

其后二十多年中，这一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一直备受关注，影响甚巨。

我社自一九九八年春出版“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先后收入在我社出版并获奖的十一部作品。

“书系”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数年内多次重印。

二〇〇四年冬，在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编辑出版了包括一至五届二十二部获奖作品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

二〇〇五年春，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揭晓。

现将获奖作品收入“全集”，再次推出，以完整地体现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项的成果。

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的编辑过程中，对所有作品进行了文字校勘；一些以部分卷册获奖的多卷本作品，则将整部作品收入。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6月

<<穆斯林的葬礼>>

内容概要

《穆斯林的葬礼》这部五十余万字的长篇，讲述了一个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间的兴衰，三代人命运的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容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

以独特的视角，真挚的情感，丰厚的容量，深刻的内涵，冷峻的文笔，宏观地回顾了中国穆斯林漫长而艰难的足迹，揭示了他们在华夏文化与穆斯林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中独特的心理结构，以及在政治、宗教氛围中对人生真谛的困惑和追求，塑造了梁亦清、韩子奇、梁君壁、梁冰玉、韩新月、楚雁潮等一系列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人物，展现了奇异而古老的民族风情和充满矛盾的现实生活。

作品含蓄蕴藉，如泣如诉，以细腻的笔触拨动读者的心灵，曲终掩卷，回肠荡气，余韵绕梁。

<<穆斯林的葬礼>>

作者简介

霍达，国家一级作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著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约500万字，其中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作品《补天裂》获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长篇小说和电视剧两个奖项，建国五十周年全国十部优秀长篇小说奖，作品《红尘》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与第二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本奖，报告文学《万家忧乐》获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报告文学《国殇》获首届中国潮报告文学奖，电视剧《鹊桥仙》获首届金鹰电视剧飞天奖，电影剧本《我不是猎人》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奖，电影剧本《龙驹》获建国四十周年全国优秀电影剧本奖。

曾应邀升罗咀影节国际评委、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代表等，其生平及成就载入《中国当代名人录》和《世界名人录》。

<<穆斯林的葬礼>>

书籍目录

序一 一本奇书序二 穆斯林诗魂序三 二十年后致读者序曲 月梦第一章 玉魔第二章 月冷第三章 玉殇第四章 月清第五章 玉缘第六章 月明第七章 玉王第八章 月晦第九章 玉游第十章 月情第十一章 玉劫第十二章 月恋第十三章 玉归第十四章 月落第十五章 玉别尾声 月魂后记

<<穆斯林的葬礼>>

章节摘录

这是一座规整的四合院。

磨砖对缝的灰色砖墙簇拥着悬山式的门楼，房脊的两端高耸着造型简洁的鸱吻。

椽头之上，整齐地镶着一排三角形的“滴水”。

檐下，便是漆成暗红色的大门。

厚重的门扇上，镶着一对碗口大小的黄铜门钹，垂着门环。

门扇的中心部位，是一副双钩镌刻的金漆对联：“随珠和璧，明月清风”。

门楣上伸出两个六角形的门簪，各嵌着一个字：“博”、“雅”。

这些字样，都和人们常见的“长命富贵”、“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之类不同，隐隐可见此院主人的志趣。

大门两侧，是一对石鼓，高高的门槛，连着五级青石台阶。

这座大门，通常是紧闭着的，主人回家，或是有客来访，叩动门环，便有老妈子从南房中闻声出来开门相迎。

穿过大门的门洞，迎门便是一道影壁，瓦顶、砖基，四周装饰着砖雕，中心一面粉墙，无字无画，像一片清澈的月光。

影壁的底部，一丛盘根错节的古藤，虬龙般屈结而上，攀着几茎竹竿，缠绕着繁茂的枝干，绿叶如盖，葳蕤可连接地面，每逢春夏，紫花怒放，垂下万串珠宝。

影壁和大门之间，是一个狭长的前院，一溜五间南房称为“倒座”，是佣人房和外客厅所在，连在门楼的西边。

门楼便被挤在东南角上，并不居中——这却是四合院建筑的惯例，“坎宅巽门”，大门要开在东南方向，以取吉利。

和大门斜对的垂华门却坐落在整个建筑布局的中轴线上。

垂华门是承接前后院的咽喉，虽然除了作为通道之外再无实用价值，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与大门的朴素、庄重风格不同，被装饰得富丽堂皇、玲珑剔透。

门框不再是大门的那种暗红色，而是朱红色油漆，饰以“堆金沥粉”的线纹；檐下垂着伞盖式的透花木雕，有如轿子的四沿，那上面精雕细刻、油漆彩绘，充分展示着古建艺人的绝技。

垂华门内，又是一道影壁，却与前院的影壁不同，无砖无瓦，系由本色黄杨木雕成，四块相拼，很像是一面屏风。

上面以浮雕手法刻着四幅山水：峨眉山月、姑苏夜月、卢沟晓月、沧海涌月。

虽都是月色，却情趣各异，令人浮想联翩。

绕过这道影壁，便到了后院。

后院里东、西厢房各有三间，坐北朝南的是五间上房，抄子游廊把它们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四方形，在垂华门汇合。

天井当中，“十”字形的砖垠南路通往所有的门。

上房的门两侧，种植着海棠和石榴，枝叶婆婆，从春到秋，都堪欣赏……这座院子，在北京的四合院中，以大小而论，只可以算中等；有比这大的，三进、五进院子的，带跨院的，带花园的，不一而足。

但就建筑工艺来说，这座院子已经达到相当水平；而且由于主人参与设计，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雅致和宁静；再由于地理位置适宜，既不临近闹市，又不远离大街，关上门与世隔绝，走出去四通八达，很适合动、静自如的居住要求，特别是对于既要在人世间奔走、又要寻求自我宁静的人。

大门上的联额，屏风上的山水，庭院里的花木，显然都不是无意设置的。

但是，这里住着的却是警察局的一个侦缉队长，既不“博”，也不“雅”，穿着一身黑警服，腰里别着“家伙”，专跟铁镣、手铐子打交道。

据说，这房子落到他手里之前，住的是一位在前清官场上失意的文人，因宦途无缘，便消极遁世，潜心于读书品画，把玩秦砖汉瓦、古董文物，尤其喜爱历朝历代的玉器，以“君子比德于玉”自慰。

<<穆斯林的葬礼>>

平日闭门谢客，惟有几家玉器商店和作坊，偶尔走走，发现珍宝，必以倾囊购得为快，即使价格太高，财力不及，也要反复观赏，尽得其乐才可作罢。

若耳闻谁家藏有美玉，虽素昧平生，也不耻登门，求得一睹为快。

年已耄耋，常常这般癫狂，被人讥为“玉魔”，老先生听到，也不恼怒，反以为荣。

年过八秩，寿终正寝，儿孙不肖，倾家荡产，房子便也改了主人，归了侦缉队长。

但老先生的遗风还留着影子。

民国二十四年春天，侦缉队长突然想把这房子卖了，搬到别处去。

因为什么，外人不得而知，只能猜想：也许是手里钱多权大，这里容不下他了，得另辟新宅；也许是在官场的钩心斗角中需要开销，急着用钱……其实，侦缉队长之所以非搬家不可，另有原因：这所房子虽好，却不让他住得安生。

一天夜里，他在熟睡之中被一声怪叫惊醒：“我可扔了，我可扔了！”

职业的警觉性使他翻身而起，披衣下床，走到院子里，侧耳静听了一阵，四周并无声响。

此时月朗风清，院中明亮如洗，没有任何可疑动静。

他便疑心是自己做梦，转身回房睡觉。

刚刚躺下，那声音又响起来了：“我可扔了！”

我可扔了！

“侦缉队长连忙叫醒老婆：‘你听听，外边儿在嚷什么？’

“我可扔了！”

我可扔了！

“果然又嚷上了。

他老婆揉揉惺忪睡眼，说：“一惊一乍的，你让我听什么？”

“这可怪了，这么大的声儿，她竟然什么都没听见！”

侦缉队长疑疑惑惑地躺下去，一夜也没能合眼。

接连好几夜，他都清晰地听到了那个奇怪的喊声，仿佛是那位过世了好些年的“玉魔”老先生的声音。

侦缉队长是敢要活人命的角色，本来不该害怕那早已朽烂的枯骨、深夜游荡的幽魂，但想到买房子时的乘人之危、巧取豪夺，再加上老婆讥笑他“心有亏心事，才怕鬼叫门”，便不寒而栗，生怕某一天那“声音”真地扔下一颗炸弹来，要了他的命。

他不相信自己的神经出了毛病，却又无法解释这桩怪事儿，说出去谁也不会相信，闷在心里又坐卧不安，便“三十六计走为上”，急着要离开这“随珠和壁，明月清风”的院子了。

“博雅”宅要出手的消息很快便传了出去，街头巷尾、茶楼酒肆，人们都在关切地谈论这个话题。

有人想听听行情，估一估自己的能力；更多的人则是凑凑热闹，想等着看到底谁能买得起。

于是就有一些专门拉纤的掮客，壮着胆子来找侦缉队长，想从虎口拔毛。

侦缉队长最厌恶这路货色，他本身就是做无本买卖的，难道还要受别人的中间盘剥吗？

就放出话去：“谁要买房，本人来直接找我！”

跑腿儿说合的，都躲远点儿！

“管闲事的人都给轰走了，他只在家里坐等真正的买主儿，也不到房地产交易场所去费唇舌。

他相信这等房产决不会卖不出去，总会有识货又趁钱的主儿上门！

忽一日，有人叫门。

老妈子引进来，让客人坐在倒座中的外客厅等候，才从里边请了主人出来。

侦缉队长朝他一瞥，此人年纪约在三十岁上下，身穿灰布长衫，脚穿青面布鞋，头戴礼帽，身材虽然高大，却显得瘦弱；面色黧黑，宽脑门儿，中分头，眉弓略高，双眼微微内陷，幽黑闪亮，炯炯有神，一副精明、干练的模样儿。

侦缉队长只需这一瞥，凭着多年和各色人等打交道的经验，已经大体把来人看透，那样子想必是个小职员、教书匠之类，充其量不过是个账房而已，当然不会是来买房子的，许是在官司上来疏通什么关节。

<<穆斯林的葬礼>>

想到这里，心里便已厌烦，冷冷地问：“找我什么事儿啊？”

“连个称呼都没舍得给。”

“听说府上的房子不够住了，要换换？”

“来客说。”

他说的“换换”其实就是“卖”，换一种说法，就显得对卖主儿尊重。

“嗯。”

“侦缉队长答应了一声，心里倒觉得有些意外，就吩咐老妈子说，‘沏茶！’”

“不必了。”

“来客却说，‘我们还是先谈房子……’”侦缉队长心里又是一动：这个人倒是直来直去，买得这么急！

其实，他心里也急，就挥手让老妈子下去，单刀直入地对客人说：“好，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你是替谁来看房子的？”

他为什么不自个儿来啊？”

“客人微微一笑：‘我这不是自个儿来了嘛！’”

“噢？”

“侦缉队长一愣，心说刚才怎么没看出来？”

这个人哪儿像有资格买我这房的主儿？”

但人家既说要买，他也不得不另眼相看，“你……您贵姓？”

“他这才想起问问对方的姓氏，并且把不够礼貌的‘你’换成‘您’。

“敝姓韩。”

“客人欠了欠身。

“韩先生，”侦缉队长用了个尊称，但财大气粗、居高临下的态度并没有多少改变，‘您先看看房，还是先听听价儿？’”

“不必看了，”客人却说，“府上的房子，早在您住这儿之前，我就看过。

现在既然您要乔迁，我也就正好要买下了，只听您说个数目……”侦缉队长不由得暗暗吃了一惊：这个人早就相中了这地方了，不看就买，好痛快！

这无论对买主儿还是卖主儿，都抬高了地位！

侦缉队长心里高兴，看来这房子确实是好啊！

如果不是那个“声音”在他心里闹腾，没准儿这会儿就不舍得卖了。

可是，非卖不行，他无论如何也要躲开这个鬼地方，能遇见这么个真心想买的主儿决不能放过！

他在心里把原来想好的价钱又加了两成，才说：“跟痛快人打交道，咱不来虚的，你给一万袁大头吧！”

“他观察着对方能不能接受这个数目，并且准备讨价还价。

没想到对方二话没说，回答得爽快，只有一个字：“成。”

“侦缉队长又是一愣，想再抬价，已是不可能了，灵机一动，又补充说：“可有一条，韩先生！

我卖的只是房子，二道门里的那四扇黄杨影壁，可没打在里头，我得搬走！”

“这……影壁也是房子的一部分嘛，”买主儿沉吟着说，“我买这房，也买这影壁，价钱可以商量。

“那您就再出两千！”

“侦缉队长摸透了对方的心理，自然就不客气了。

“成。”

“买主儿一言为定，‘您就准备乔迁吧！’”

“买卖说成就成了，侦缉队长没料到会这么快。

“您得等我搬利落了再搬进来，”他担心买主儿半截儿发觉了他的秘密而变卦，“您不也得准备准备钱吗？”

“等几天倒是不碍事，您尽可从容，”买主儿说，“钱嘛，您现在就可以派

<<穆斯林的葬礼>>

人跟我到柜上去取一万，算是订钱吧，余下的两千，等您搬完了，再清账。

您以为如何？

“侦缉队长简直被惊呆了，谁见过这样的买主儿？

他说出个价儿来，人家一个子儿不还嘴，当天就给一万，买卖行里哪儿有过这样的先例？

预付三成的订钱就说得过去了！

这个人……他有多少钱？

他是谁啊？

“您贵姓？

“慌忙中他又重复了前面已经问过的话。

“敝姓韩。

“请问台甫……”“韩子奇。

“哎呀！

“侦缉队长听到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不禁惊叫起来，“您就是奇珍斋的韩老板？

久仰，久仰！

怪不得……”他并没说出怪不得什么，双方却都心里明白，哈哈一笑，接着说，“这房子归于您手，真是货卖识家了！

“货卖识家，这对于买卖双方都有一种荣誉感。

成交之后，皆大欢喜。

<<穆斯林的葬礼>>

后记

早在三年前，这本书连影子还没有的时候，我就已经确定了书名《穆斯林的葬礼》。

这好像是我的创作习惯，我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早早地想好了题目再谋篇，再写，极少有写完了再命名或改名的时候。

正如我的子女，我总是在孕育着他们的时候就已经起好了名字，一个好名字会激起母亲的种种美好情愫、联翩遐想，这是母亲塑造儿女的蓝图，他们一落生，我就用那早已十分熟悉的亲切称呼呼唤着他们，怀着深深的爱、殷殷的期望，哺育他们，愿他们能长大成为和这个名字相符的人。

有了《穆斯林的葬礼》这个书名之后，我曾经激动地告诉了几位同道，她们——都是女的——几乎和我一样激动，说仅凭这个名字，就已经使她们仿佛看到了这未来的作品的模样儿：风度、气质、格调。

我当然不知道她们是怎么设想的，但很高兴。

于是我向她们讲述了还没有写出的故事，一半是人物原型的真实经历，一半是我的即兴发挥和虚构。我讲得很慢，声音很轻，那根本不是“讲故事”，而是让自己的心潜入书(未来的书)中的时空，并且带着我的朋友们到那时空中，去游历一番。

这也算是我的一个创作习惯，我在打好“腹稿”之后不急于落笔，愿意口头讲述一遍或数遍，讲给家人听，或是讲给朋友听，有时对着录音机讲给自己听。

这是对“腹稿”的一个考验，如果不能打动别人也不能打动自己，写出来还有什么意思呢？

感谢我的朋友们，她们一边听我的讲述一边热泪盈眶，我的讲述经常被哭声打断。

我并不想“赚”别人的眼泪，眼泪也不是评价作品的惟一标准，但它至少说明，我的讲述引起了别人的共鸣。

尚在孕育中的作品已经得到朋，友们的首肯，这对于作者，等于是“厉兵秣马”！但我仍然没有动笔。

我在等待落笔的最佳时机，不到激情在笔尖无法遏止地涌流的时候，不“硬写”，我怕糟蹋了这个自己非常喜欢的题目。

我当然不能坐等。

我踏着故事当中男女主人公的足迹奔走，我要回到那个时空去，再生活一次。

“余生也晚”，没有经历过书中的全过程，但我曾和男女主人公的原型有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痛哭和饮泣，闭目如在眼前，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他们曾经不自觉地使我了解到早于我的那个时代的往事。

何况在地面上还留存着并不因为他们的先后辞世而消失的东西，当我踏着他们当年走过的路，看到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历史就在我的面前复活了。

何况在人间还生活着曾经和他们一起生活过的人，以及和他们同时代的人，这些人向我谈起过去，就好像岁月倒流了似的。

何况我对于已经亡故了的男女主人公的原型有着那样深切的怀念之情，一想起他们，我就无法抑制自己，我常在梦中见到他们，以为他们还在，醒来之后，一阵怅然、茫然！

如果不让他们在我的笔下复活，我简直无法安生！

在经过相当长的一段“孕育”之后，我觉得我所等待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就铺开了稿纸，拿起了笔。

我把所有创作计划都搁置起来，把所有的“文债”都往后推，把生活中的一切琐事都抛开，连一些好朋友和许多读者的信件都无暇回复，全力以赴《穆斯林的葬礼》，我希望大家都能原谅我，如果知道我此时的心情的话。

年轻的时候胆子大，写东西也不觉得艰辛，有时甚至是写着“玩儿”。

随着年岁的增长，写作似乎越来越难，那是因为：文学，在我心中越来越神圣。

面对文学，我有着宗教般的虔诚。

我在写作中净化自己的心灵，并且希望我的读者也能得到这样的享受。

<<穆斯林的葬礼>>

文学，来不得虚伪、欺诈和装腔作势，也容不得污秽、肮脏和居心不良。

“文如其人”，作家的赤诚与否是瞒不过任何人眼睛的，我历来不相信怀着一颗卑劣的心的人能写出真善美的好文字。

我陶醉在自己创造的意境中。

人是需要理想、需要幻想的，需要美，以美的意境、美的情操来陶冶自己。

我想如果把世界上的一切丑恶集中起来强迫人去看，那一定是一种很惨的刑罚。

追求美是人的本性，我相信人们本能地而并非理智地向往纯美纯情的意境，美不必强迫人接受。

不然，“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样的前人名句就不会这样传之久远，深入人心。

当然不是人间到处都有这样的意境，所以人们才更需要这样的意境。

我笔下的主要人物，既是人间曾经有过的，也是我所憧憬的。

我觉得人生在世应该做那样的人，即使一生中全是悲剧，悲剧，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完成了并非人人都能完成的对自己的心灵的冶炼过程，他毕竟经历了并非人人都能经历的高洁、纯净的意境。

人应该是这样的大写的“人”。

人的心绝不单单是解剖图上画的那颗有着什么左心房、右心房……的心脏。

为人的心作传，为人的心谱曲，这是一项十分艰辛而又十分幸福的事业。

写作也是三百六十行当中的一行。

但是它恐怕不能像某些行当一样当“活儿”干。

这个“活儿”太神圣，太复杂。

有各种各样的技巧，但技巧却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这技巧只能含在作品之中，而不能让人可触可摸，一道道工序地去品评：“这活儿做得地道。

”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仅仅炫耀技巧就失去了灵魂。

让人看见的技巧是拙劣的技巧。

我在落笔之前设想过各种技巧，写起来却都忘了。

好像我的作品早已经离开我而存在，我的任务只是把它“发掘”出来，而无需再补上一块或是敲掉一块。

它既然是“孕育”而成的，就不能像人工制造的那样随心所欲地加以改变。

我尊重这个完整的肌体，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地捧着它，奉献出来，让它呈现它本来的面目于读者面前。

我至今弄不清楚我运用了什么技巧，也弄不清楚这本书按时下很流行的说法归属什么流派。

我无意在作品中渲染民族色彩，只是因为故事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民族之中，它就必然带有自己的色彩。

我无意在作品中铺陈某一职业的特点，只是因为主人公从事那样的职业，它就必然顽强地展示那些特点。

我无意借宗教来搞一点儿“魔幻”或“神秘”气氛，只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和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现实联系，它时时笼罩在某种气氛之中。

我无意在作品中阐发什么主题，只是把心中要说的话说出来，别人怎么理解都可以。

我无意在作品中刻意雕琢、精心编织“悬念”之类，只是因为这些人一旦活起来，我就身不由己，我不能干涉他们，只能按照他们运行的轨道前进。

是他们主宰了我，而不是相反。

必须真正理解“历史无情”这四个字。

谁也不能改变历史、伪造历史。

“分娩”的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四五十万字，谁也不可能开几个夜车就写出来。

我在稿纸前和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久远的跋涉。

我常常忘记了现实中的入和事，心都在小说中。

我忘记了人间的寒暑，以小说中的季节为自己的季节。

窗外三伏盛夏，书中却数九严冬，我不寒而栗。

<<穆斯林的葬礼>>

我和主人公一起生活。

每天从早到晚，又夜以继日。

我为他们的欢乐而欢乐，为他们的痛苦而痛苦。

我的稿纸常常被眼泪打湿，有时甚至不得不停下来痛哭一场。

我已经舍不得和我的人物分开。

当我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送离人间的时候，我被生离死别折磨得痛彻肺腑。

心绞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我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吞药。

我甚至担心自己的葬礼先于书中的葬礼而举行，那么，我就太遗憾了，什么人都对不起不了！

我的命运毕竟没有这么惨。

当我写完了最后一行，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现在，死都不怕了！

我相信读者决不会认为我在危言耸听，我相信书中的亡人完全理解我的心。

谨将此书奉献给亡故的人们，向他们表达我的怀念之情。

谨将此书奉献给我的朋友和广大读者，这是我的心在和你们交流。

我等待你们的批评。

我由衷地感谢回、汉族的许多前辈和朋友，在我的写作中给予了热情的关切和帮助。

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朋友们对我的信任和鞭策。

他们催稿简直像“索命”，而我甘愿把“命”交给他们。

书稿终于完成了，摞起来将近一尺厚。

我把她郑重地交给鞭策我、信任我的编辑，请接住她，这是一个母亲在捧着自己的婴儿。

1987年9月1日晨 记于抚剑堂书屋

<<穆斯林的葬礼>>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 一九八一年春，茅盾先生遗嘱将自己的二十五万元稿费捐献给中国作家协会，作为基金，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是为茅盾文学奖的缘起。

其后二十多年中，这一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一直备受关注，影响甚巨。

迄今，茅盾文学奖已历五届，二十二部长篇小说获奖（另有两部作品获荣誉奖）。

我社自一九九八年春出版“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先后收入在我社出版并获奖的十一部作品。

其后不断有作者、读者及有关人士表示，希望看到整体推出的茅盾文学奖全部获奖作品；认为完整地体现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项的成果，是必要而有益的。

在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的大力支持下，“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终于问世。

此次编辑出版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对所有作品进行了文字校勘；一些以部分卷册获奖的多卷本作品，此次将整部收入。

<<穆斯林的葬礼>>

编辑推荐

《穆斯林的葬礼》以独特的视角，真挚的情感，丰厚的容量，深刻的内涵，冷峻的文笔，宏观地回顾了中国穆斯林漫长而艰难的足迹，揭示了他们在华夏文化与穆斯林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中独特的心理结构，以及在政治、宗教氛围中对人生真谛的困惑和追求，塑造了梁亦清、韩子奇、梁君壁、梁冰玉、韩新月、楚雁潮等一系列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人物，展现了奇异而古老的民族风情和充满矛盾的现实生活。

<<穆斯林的葬礼>>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